



“今天我们如何读名著”系列之四·

读名著也有三重境界

本报记者 叶晓楠

春风十里，不如坐下读书。

昔年，国学大师王国维曾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古往今来，经典名著给人们无数文化滋养的同时，其深刻内涵、经典表述等，也留下了一道道阅读的难题。对很多人来说，面对名著有时便如见宝山而难窥其径，书虽好而不知从何入手。

历史上，很多名人总结了大量卓有成效的读书方法，梳理起来看，似乎可以从培养阅读兴趣、深得阅读之乐以及化名著为己用三个层次来探讨。

初时，必九回而不折

人人都知道，经典名著是人类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可是对一部分读者来说，阅读名著却显得非常困难。习惯了碎片化阅读的现代人，在手机上刷个屏，暇时读读微信文章、浏览一下时讯信息，并非难事，但是要静下心来攻读大部头著作，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却并非易事；还有一些人屡屡鼓起勇气，买回经典名著，每每发现实在难以坚持，不得不束之高阁。更有人在苦寻，到底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帮助人们快速入门读名著呢？

作家梁鸿对本记者说，其实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那就是严肃阅读，特别是读经典名著，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要妄想会有什么捷径，“真正的阅读就是有难度的阅读，这一点读者一定要有心理准备，不要想省心的捷径，因为名著是关于人类最深刻思想的语言表达，其本身就是有难度的，有品味的作家也不可能放低标准去迎合低层次的趣味。”

的确。历史愈前进，人类的精神遗产愈丰富，书籍愈浩繁，而读书也就愈不易。纵览名人的读书方法，虽然各有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但大多强调从一开始就要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做好严肃阅读吃苦头的准备，是名著阅读的第一步。比如“苦学法”“八面受敌”极优读书法，“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等，大都提出了苦学、勤读的观点，强

对人生、对自然、对社会、对时代的严肃思考和独特看法，主题重大，意义深远，因此往往显得沉重，让初读者产生害怕心理也是难免的，这时面向大众的普及介绍也是有必要的，各种名著的导读，甚至翻拍成的影视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供必要的知识铺垫，帮助人们去认识名著，进而喜欢上名著。

“但是，仅仅停留于故事情节和梗



(图片来自网络)

调“读破万卷自通神”。

“这种严肃阅读不是指一定要端端正正地坐在书桌前才叫读书，当然可以选择坐着甚至躺着等各种姿势，还可以一边焚香、煮茶、喝咖啡，但是，要从心底怀有一份对阅读的尊敬严肃之情。”梁鸿说。

朱光潜曾说：“一个人如果抱有成就一种学问的志愿，他就不能不有预定计划与系统。对于他，读书不仅是追求兴趣，尤其是一种训练，一种准备。有些有趣的书他须得牺牲，也有些初看很枯燥的书他必须咬定牙关去硬啃，啃久了他自然还可以嚼出滋味来。”

不过，要刻苦读名著并非意味着一些简便易行的普及入门方法完全不可取。事实上，由于名著往往凝聚着作家

概念的了解是远远不够的，有了最初的概念之后，要下苦功深入研读才会真正有收获。”梁鸿说。

既而，深谙阅读之乐

一旦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之后，人们便能更多地享受到阅读的乐趣。

翻译家冯亦代说，我在看书时，每逢看到好处，不免自己的身心也进入书中的“角色”。好像演员在舞台上演戏，演到好处，不由得为所饰剧中人的“角色”左右。

历史学家麦考来给一个小女孩写信说，如果有人要我当最伟大的国王，一辈子住在宫殿里，有花园、佳肴、美酒、大马车、华丽的衣服和成百的仆

出于满族语汇中的‘档子’。所谓‘京派’‘京味’，其实都保存了大量的满族文化。”

戴逸先生感叹，清朝档案文献数量之大不可想象。一个人投入毕生精力，也只能接触清史一个角落，要把整个清代历史的汪洋大海都描绘出来，实在是困难。欧立德教授宽慰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其实美国也有类似的问题，古代罗马也是如此。”欧立德非常肯定清史工程在文献整理和翻译方面的贡献。说到这里，两双手又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离开时，戴逸先生扶着门框目送，欧立德教授频频回顾招手。走廊很长，先生的身影渐渐模糊。欧立德教授默默地走着，突然说：“这是一位可爱的老人。”

好一阵子“逍遥派”。常常成天躺在床上阅读，看了个昏天黑地，有时甚至忘掉了吃饭。书中的主人公寻宝成为亿万富翁，报恩复仇的故事，惊险曲折，它让我呼吸到了距离久远年代的空气。微弱的灯光闪烁着，在石灰墙上张贴庞大的影子，每次我都会产生一种幻觉，仿佛进入了一个藏宝的密室。这种神秘所带来的快感真是难以名状。我甚至觉得，脑海里布满了清澈的文学阳光。由此，我第一次认识了大仲马和基度山伯爵，也认识了斯汤达和于连。也就是从那时起，才接触到“文艺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学”等新鲜名词。

不靠什么美女俊男，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就是简单的白纸黑字，犹如春雨润物，不知不觉中塑造着我们的灵魂。睡前，每每说起书中的故事，总是眉飞色舞，唾沫四飞。

几次得手后，胆子也大了起来，后来竟发展到白天也去光顾。趁校园里人少时，我们“猫上锅台——老路”，身手敏捷地翻窗而入，头顶着蛛网，在书海里走得东倒西歪，每一步都可能踩到经典和大师。我们在书山上躺着读，坐着读，聊一阵再读，甚至读出无端的傻笑。

1968年12月，我们“老三届”最后一批分配。其时，我正在家乡小学为一位休产假的老师代课，也可以说是提前上岗，学校的毕业典礼没有参加。后来听同学说，我的毕业鉴定中，有“要斗私批修”之类的话，猜想一定与那些书事有关。

人，条件是不允许我读书，那么我决不当国王。我宁愿做一个穷人，住在藏书很多的阁楼上，也不愿当一个不能读书的国王。

经典阅读能给人带来精神上的愉悦，对人们理性思维能力的形成，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阅读经典名著，坚持是非常重要的。郭沫若曾写过一副读书联：“读不在三更五鼓，功只怕一曝十寒。”意思是说，读书要靠平时下功夫，不能心血来潮就加班加点搞突击，必须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决不能时而勤奋时而懈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最终，进得去更出得来

勤读经典名著是好事，但是拘泥于书，就会食古不化。

朱光潜说过一句话：书籍固然可贵，却也是一种累赘，可以变成研究学问的障碍。它至少有两大流弊：第一，书多易使读者不专精，其次，书多易使读者迷失方向。

相应的，冯友兰也说过，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过河拆桥是不道德的事。但是，在读书中，就是要过河拆桥。

经典名著的作者也是人，不是全知全能，读书仅至得其意还不行，还要明其理，才不至于为前人的意所误。如果明其理了，我就有我自己的意。我的意当然也是主观的，也可能不完全合乎客观的理。但我可以把我的意和前人的意互相比照，互相补充，互相纠正。这就可能得到一个比较正确的意。

“这个意是我的，我就可以用它处理事务，解决问题。好像我用我自己的腿走路，只要我心里一想走，腿就自然而然地走了。读书到这个程度就算是能活学活用，把书读活了。”冯友兰的读书经验，诚可为人们所鉴。

“大众与阅读的亲密接触，离不开外在的推动，也离不开大众对阅读内在的需求。”贵州省社科院王路平教授这样说。他认为，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想办法去构筑自己的精神家园，否则便是这个世界上无根的流浪儿，“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方法便是拿起名著，深度阅读”。

很高兴读到诗人侯卫星的长篇抒情史诗《中国梦》，诗作以华夏文明肇始开端下笔，汪洋恣肆纵横五千年，堪称有韵之《史记》、无“兮”之《离骚》，字字皆珠玑，下笔如有神。字里行间蕴含振聋发聩的正能量，让人鼓舞，催人奋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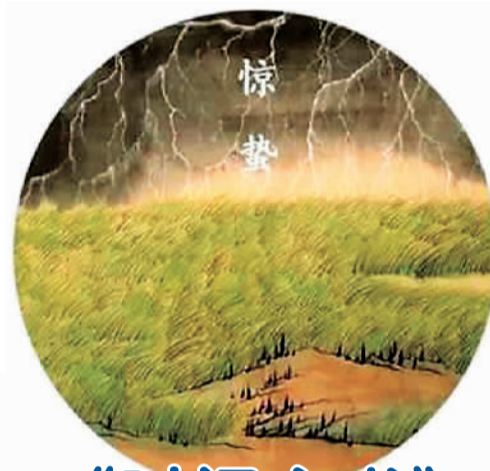
《中国梦》以四言结构，言简意赅，韵味无穷。有《诗经》的风范，古朴中不乏大气，简洁里蕴含磅礴，读来酣畅淋漓，犹如宏伟的交响曲依次奏响天籁之音；更有《离骚》的浪漫神韵，将兴国强民的情怀融进诗行，诗意流淌着排山倒海的豪迈，饱含盛唐诗风的气象，在历史的行吟中放声高唱。

一首诗歌犹如河流缓缓流淌，从中华文明的源头追溯，穿越轩辕黄帝大战蚩尤的战场，穿越诸子百家竞相争鸣的辉煌，穿越两汉的繁荣到三国的忧伤，走向歌舞升平的盛唐，走向富甲天下的北宋，走向明清帝国强盛里的哀叹……五千年文明史让我们知道了祖先的伟大和智慧，五千年的辉煌岁月让我们找回东方睡狮惊醒的力量，五千年的奋斗史让我们延续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血脉，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我们有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我们有全体中华儿女勤劳的双手、向上的力量，把最强音唱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同谱合奏，崭新篇章。橡皮波墨，描绘彩虹；锦练当空，织就梦想。大国崛起，民族重振；实现复兴，再铸辉煌。”这是诗人最高亢激扬的呐喊，这是时代最蓬勃发展的力量。所有中华儿女携起手来，紧紧跟着中国共产党，“中国梦”撒满天彩霞，我们会在奋进的征程中实现所有的愿望！

(本文为《中国梦》诗集序言，刊发时有删节)

华夏飞歌
——
中国梦

李肇星



《时间之书》

解读更深层的
“二十四节气”

吕冠兰

“二十四节气”作为先民总结出的一套气象历法，在我国使用已有两千多年之久。时至今日，它还指导着国人的生产和生活。因此，说二十四节气是我国第五大发明也毫不为过，它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更是理所应当之事。不过，由于年代久远，绝大多数人对二十四节气背后的深厚文化所知寥寥。基于此，余世存的这本《时间之书》(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可以说是很好的普及读物。

在书中，余世存把二十四节气称为“中国文化眼中的《时间简史》”，认为古人根据二十四节气来安排农事，进行耕种、施肥、灌溉和收割，并形成一个循环往复的体系。借助这个体系，古人得以将生产生活和自然统一起来，体现天人合一的思想。

事实上正是如此。从二十四节气来看，古人眼中的时间比今人更立体，更有形。东风西风、晴空细雨、雷电霜雪都是时间的主人；桃树梨树、杏树桑树、菊花苦菜、虫鱼鸟兽、山川河流，都是时间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人根据时间的变化，采桑养蚕、安排生产，春耕夏长，秋收冬藏，人归附自然，并根据自然规律来生活，以此达到与自然的和谐。因此说，古人是最具智慧的，在没有钟表、没有日历甚至连沙漏也没有的情况下，便能够掌握时间，并通过时间的掌握，来指导生产，安排生活。

余世存参考大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于每一个节气都做了详细论述。如立春为“天下雷行而万物萌”；雨水为“君子以思患预防”；惊蛰为“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春分为“君子以类聚辨物”；清明为“君子以时德”；谷雨为“君子以同而异”等等，探讨的不仅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还讨论了人自身的成长。通过二十四节气，在一年之中，自省自省，可以达到自身修为的提高。

立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一个节气，无论古代还是现今，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古代，从周朝开始的三千多年里，古代统治者一直有迎春的历史，民间也留下吃春盘、春饼等习俗，并在这时踏青，进行春游。而今天的立春，东风吹过，河流解冻，柳树抽芽，小草新绿，仍是游春的好时节。余世存通过对二十四节气的文化解读，让我们看到丰富多彩、万紫千红的文化符号。

更为难得的是，书中还配有知名网络画家老树绘制的二十四节气插图以及他撰写的诗歌。如《春分》有诗：“乾坤半昼夜，却是燕子来时。水边新绿野菜，陌上梨花嫩枝。”《立夏》诗：“新荷乍露嫩绿，后园初发幽篁。枝上青梅尚小，鱼儿游在池塘。”《秋分》诗：“月缺终有月圆，知我能得几个。面对无尽江山，与谁平分秋色。”《冬至》诗：“冬来无尽长夜，雪覆三尺深寒。黄昏林下大静，小村几缕炊烟。”这些诗歌与插图，和余世存的正文解读相得益彰。

正如余世存在书中所言：“在对时间的感受方面，中国传统中国文确实有过天人相印、自然与人心相合的美好经验。”二十四节气，穿过三千多年的时光，仍能让今世的我们感到幸运和幸福。

中外两个清史学家的握手

郝佳仔

上世纪60年代末，我当年就读的学校，有一不大不小的图书馆。入学第一学期，一切都觉得新鲜，要做的事很多，图书馆没进多少次，只是课外活动时间偶尔在那里翻翻报纸杂志。

第二学期，“文革”开始，因受到批判的“毒草”越来越多，学校图书馆的藏书首当其冲，成为破“四旧”被焚毁的对象。后来，管理员疲于清理和下架，只好一关了之。

转眼到了1967年，停课仍在继续，漫长的假期似无尽头。一天，我发现几位室友神色有些诡异，相互挤眉弄眼，一脸的坏笑。话题有巴尔扎克《守财奴》《荷马史诗》《十日谈》，还有莎士比亚……这些对我来说，不但陌生，简直是天方夜谭，听着如在云里雾中。

我猜想，这其中肯定掩盖着一个秘密。好在我们是“红卫兵亲密战友”，有权分享共同的快乐。在多番警



那年的书事

黄骏骑

告并确认我不会叛变告密后，他们终于把我引向“胡志明小道”。

天黑下来，没有月光。借着校园里几盏昏暗的路灯，我们快步来到图书馆走廊，轻轻从附近教室搬来课桌椅，拿出对付双杠的技能，憋气缩腹，引身向上，双手紧紧抓住窗户的栏杆，然后，不顾手被玻璃划破的危险，腾出另一只手，从一块已被打破的玻璃缝里，拉下“翻跟头”窗户的插销，小心翼翼推开半边窗户，借着瓦缝间透出的微光，猫着身子，双腿颤抖翻进去，好在他们以前已将书籍叠得半墙高，足以成为柔软的落地保护设施。

黑暗慌乱中，饥不择食，摸到几本书壳厚厚的书揣在怀里，溜回了宿舍。灯光下，发现是《红与黑》和《基度山伯爵》。有了它们，我当了